

梁山伯与
祝英台



中国经典情话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梁山伯与 祝英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山伯与祝英台/张恨水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2.

1

(中国经典情话/李玉铭主编)

ISBN 7-80626-754-9

I. 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②民间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古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6154 号

书 名	梁山伯与祝英台
著	张恨水
责任编辑	孙宝文 王艳萍
封面设计	龙震海
出版发行	吉林文史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印 刷	长春新华印刷厂
开 本	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
印 张	9
插 页	1
印 数	1-8 000 册
版 次	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626-754-9/I·179
定 价	11.00 元

MBDA04/08

梁山伯与祝英台

张恨水 著
王弘力 插图

序

我自一九四九年一病，到公羊六月初止，已经是五整年了。病是脑冲血症，当时突然发生，就不省人事，立刻送进医院，在医院里卧倒，前后治两个多月，才稍微好一点。好一点的程度，是能起坐，能哑哑学语，但是不能看报，吃喝便溺，也很不方便，要好成一个完全的人，还须要时候呢。

一直到去年年终止，除步行、除说话，其他方面渐渐和好人接近。有几次朋友集会，都劝我试一试写作的能力可否恢复，当时为朋友之言所激动，就答应试试看，想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题目。但梁祝故事，虽词曲里很多，而散文里很少，因此，就从当时起，在朋友方面加意搜罗。搜罗也有两个多月的光景，共得三十多种词曲和笔记，其中有民俗周刊一种提供资料尤多，我看看还可以，就动起手来了。

由1953年8月到10月下旬，稿子算作起来了。不过自己看了一看，还不甚满意，前后共作十多次修正。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一对男女，不得婚姻自由，誓死作正义的斗争。

这没有成熟的原稿香港的报纸刊出后，据说反应良好，华侨报纸转载的很多，这简直是一种“不虞之誉”！现在要把这部稿件印成单行本出书，出版者约我作一篇序，我

梁山伯与祝英台

就把害病的经过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稿件之由来，写在上面。当然，还叫读了这本书的诸公，看到有不妥之处，在工夫稍暇的时候，加以指正，那实在是一件最荣幸的事。

1954年4月16日书于丁香花下张恨水序



作者简介

张恨水 (1895-1967) 著名小说家。祖籍安徽潜山。原名张心远，1913年考入孙中山所办的蒙藏垦殖学校。1914年投稿时，从南唐后主李煜之词《乌夜啼》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一句中截取恨水二字作笔名。著名代表作：《春明外史》、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缘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夜深沉》、《大江东去》、《八十一梦》、《落霞孤鹜》、《纸醉金迷》、《似水流年》，以及杂文集《上下古今谈》。一生著有百余部小说，约两千余万字，堪称世界小说大家。1927年任《世界日报》总编，1936年创建《南京人报》。1938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兼副刊主编。1959年周恩来总理提名聘任中央文史馆馆员。

目 录

梁山伯与祝英台

序·····	1
一、周朝开国有太姒·····	1
二、一个折衷办法不能接受·····	11
三、改扮男装向杭州去·····	21
四、草亭相会·····	32
五、柳荫结拜·····	44
六、莫辜负这绿叶扶疏的日子·····	56
七、疾病相扶持·····	66
八、师母为冰人·····	77
九、十八里长亭相送·····	87
十、由回忆到回家·····	100
十一、两位大媒·····	111
十二、了不起的女公子·····	121
十三、拒绝马家婚·····	129
十四、楼台会·····	139
十五、讨药方·····	153
十六、半下午了我应该走了·····	163
十七、最后一面·····	172

十八、这里不晓得什么马家·····	183
十九、忽然坐船可以走·····	191
二十、化蝶·····	203
二十一、文字的来源·····	211

附 录

梁祝民间传说

彩蝶双飞·····	218
梁山伯与祝英台·····	223
金童玉女风月记·····	229
祝英台钟情梁山伯·····	246
山伯琴剑英台扇·····	251
三蝶奇缘·····	257
梁山伯与祝英台相爱·····	267
飞蝶化彩虹·····	272
梁祝同化白蝴蝶·····	277

一 周朝开国有太姒

当三月春光明媚的时候，满眼的树木，都已经翳翳向荣，那翠绿的柳树枝条，拖起丈来长的嫩叶穗子，正借着拂人衣袂的柔风，轻轻的在长空扇动。在这柳树斜对过，有一座蔷薇架，堆翠也似的长着新枝。那艳红色的鲜花，密密层层，都分布在新枝上。这种鲜花，经太阳一晒，正有一股浓丽幽香袭人。而在柳树和蔷薇架中间，正好搭着一座秋千架。这时，正有一个女子，两手挽住两根五色绳索，脚踏在吊着的平板上，一来一去，越打越高。那女子穿了红罗长夹衫，下面露出黄绫裙，脚踏齐云履，真是像大蝴蝶一样，和柳絮花影，贴住秋千架子飞舞。这架子旁边，站立着一位十六七岁的丫环，她身穿紫绫子夹袄，横腰束了一根青绦带，头梳双髻，倒也五官齐整。

她道：“小姐，下来吧！秋千打久了，你又叫累了。”

那个打秋千的女子笑道：“今天我颇高兴，多玩一刻，不会累的。”

说着，两腿齐站在平板上，手挽绳索一摇，身子一蹲，秋千又高上去。

丫鬟道：“下来吧！我真有事，告诉小姐。若是没有，你尽管责罚我呀！”

那女子听了，就停止秋千不打，绳索慢慢儿缓了，由缓而停止，她就跳了下来。她头上原梳的盘龙髻，额边贴有翠

花片，汗珠子正在上面流着。她是长圆的瓜子脸，可以说眉清目秀，通关鼻子，笑不露齿。她虽然不累，但自秋千下来口里还微微的喘气呢。丫鬟站在旁边望了出神。

女子笑道：“银心，你只管看我脸上作什么？”

银心道：“小姐，你说打秋千不累。我看有些不然吧？你今天多玩一会，你就脸上带了红色，额头上也出汗呢。”

那女子在衣服里取出手绢揩抹额头上的汗。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祝英台的心事，你哪里会看得出。我玩秋千是闷不过。多玩会子出点汗，那算什么？你说有话要告诉我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了。”

银心点头道：“当然我要告诉小姐。不过在花园里谈，怕有人听见。或者不大方便。我们同到房里谈去，好吗？”

祝英台看她的神气，好像真有话谈，便点头说可以，抬步先走，银心跟着。一刻儿到了房里，祝英台在梳妆台上支起一面铜镜，看了镜里人影，笑道：“这房间里有四个人，从你的口里说出来，由我的耳朵听了进去，这里没有外人，你就说吧。”

银心站在小姐面前，倒是一愣。便道：“这房间里共只有两个人，何以忽然加起一倍？人在哪里？”

祝英台道：“这有什么不懂？我们在镜子里面，（注：晋朝没有玻璃，镜子都是铜制的。）各有一个影子呀。”说着，就在梳妆台前团几上坐着，对她微笑。

银心这才懂了。因道：“你不是闷不过，才去打秋千吗？我就能猜着你那番心事。”

祝英台道：“好的，你就猜猜看。”

银心道：“你时常这样说，你要像男子一样，也要出外

跟从名师，求学几年，回家来，装成一个满腹诗书，才不辜负父母所生的这一表人才。听到有一位周老师，倒是满腹文章。而且道德高尚，决计想去杭州（注：杭州这个名称，隋朝才有。隋以前，汉朝的时候，名曰钱唐县。唐字旁边加个土字，是唐朝加的。所以这书出在晋朝，应当说钱唐县才对。可是戏剧故事书，都说上杭州，只好从俗。），拜进周老师的门下。不过最近听到周老师有离开杭州的一说，所以闷闷不乐。你说，我猜得对也不对。”

祝英台抿嘴微笑道：“正是如此，我也和你提过的。”

银心一按桌子道：“我们家王顺最近曾往杭州一次，他说，周老师依然在尼山设馆，因为去馆不远，有一片杂货店，是王顺亲戚开的，所以打听的消息，非常确实。”

祝英台望了她道：“这话是真？”

银心道：“你叫王顺来问上一问，便知真假啊！”

祝英台道：“好的，我去叫王顺来一问。若果然不错，今天和两位老人家闲话，我就要提出来。非到杭州去求学不可了。”

银心道：“我说怎么样，一猜就猜中了吧？去叫王顺来吗？”

祝英台点点头。原来王顺是这祝家打杂的，一叫就来了，祝英台一问，果然千真万确，祝英台自己盘算了一会，怎么向父母进言，约莫半下午的时候，父母都在小客厅闲话。祝英台慢步进屋，喊了一声“爹、妈。”

原来她父亲祝公远当年曾作过县令，因为膝下无儿，只有这个女儿，人口简单，银钱有了，不作官也罢。因此告老还乡。母亲滕氏，也是十分疼爱女儿。看见了英台，便道：



“打过了秋千吧？瞧，你这身上红红儿的，怕要受累呢。”祝英台道：“上午打的秋千，这会子还会红吗？若真要红，那除非你女儿真害病不可。”

祝公远哈哈大笑。他坐在一张炕床上面，将大袖压着炕几。将手伸出来画着圈儿道：“虽然你母亲的话，有些不实在，然而她肯说出这话来，实在是爱你呀。”

祝英台走近一步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不但母亲爱我，爹爹也爱我。”

滕氏坐在炕床相对的一只墩子上（注：自唐以前，我国人是布席于地，跪在席子上坐着，两只脚板朝后。晋朝可能用此种法子。自宋以后，跪席这种法子，不大方便，已经不用了。所以作者为读者习惯起见，从略。），将旁边一只座位移了一移。笑道：“英台，你坐下。蔷薇开得很好，你没有摘一两朵戴呵！”

祝英台随母亲的指示坐着。因道：“今天很高兴，连蔷薇花都高兴得懒去摘了。”

祝公远道：“什么事这样高兴？”他用手摸摸嘴唇上的长黑胡子。

祝英台道：“今天王顺回来，据他对银心所说，周士章老先生并没有离开杭州，如今仍旧在尼山设馆授徒。”

祝公远道：“这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又何从高兴呢？”

祝英台听到这里，就站了起来，向父亲道：“儿有下情禀报。”

滕氏望了她道：“我儿有什么禀报呢？他是个道德高尚的老先生啦。”

祝英台道：“正因为他是个道德高尚的老先生，才引起

我一番尊敬。尊敬就尊敬吧，而怎样又引起一番高兴呢？这要感谢父母看得起我，自我八岁时候，就给我请了一位先生教授我许多书，教我为人修身之道。后来长到十五岁，爹爹告老还乡，先生就被辞退了。这实在可惜。好比搬梯登楼一般，只爬了一半，梯子又搬走了。如今是登楼既不能够，又不在地面上，就这样不高不低，一辈子让我作个半油篓子，这可是读书人的大不幸。现在好了，周先生还在尼山设馆授徒，儿想和国内少年男子一样，也往杭州拜在周先生名下，当几年好学生，将来学得微末功夫回来，不敢说满腹诗书，总比现在半途而废要好得多吧！所以今天为周老先生还在杭州设馆授徒，大为高兴。特意前来，请示儿要往杭州升学，父母的意思怎么样？”（注：舞台上于祝英台要求上杭州的时候，常把花木兰作譬。但花木兰有人说，是北魏人。也有人说，是隋唐人，无论如何，她出世的日子，比祝英台都要晚，似乎不能比。）

祝公远先听祝英台的话，还不明白什么事她会高兴，只管手摸胡子，静静的往下听。后来听到她要学少年男子一样，到杭州升学。胡子也不扯了，望了祝英台，才问道：“你要到杭州升学，你是说着好玩，还是真话？”

祝英台站在那里，还是从从容容的答道：“自然是真话！岂能把上杭州读书的正经大事，当作儿戏？”

祝公远对她身上望着，不觉哈哈大笑。把手指着她道：“我儿在这里，为什么说许多梦话？我们就从孔子手上说起吧？他在杏坛设教，收下弟子三千人。这个数目，真不为少。可是，三千人里面，哪一个女子呢？孔子设馆，都没有

女子，他周士章无非把圣人之学，传授后人，他不能在孔子没馆之外，另设一科，专教女子吧？所以作父亲的人，就是答应女儿前去，也是碰壁而回呀！所以我说你的话，完全是梦话。”

祝英台一点也不忙，笑道：“父亲的话，未见得完全顾虑周详吧？孔子当年设教，收罗弟子三千人，请问父亲，三千人里面，可断言没有一个女子吗？可断言就没有女子改装的少年吗？你说书上没有传下来，这里面有女子，所以三千人里面，都算是男生。但是你想想看，这能硬说是对的吗？因为女人穿了本装，人家当然晓得，若是女扮男装，无论什么人，都要被瞒过的呀！那为孔子立传的人，当然也会被瞒过的啊。女儿若去，自然要改扮男装前去，这个不用发愁。”

祝公远听说，连说：“岂有此理？”

祝英台道：“爹爹，不要性急。女儿的话，还没有说完啦。周朝开国的人，有女子在内，爹爹可曾知道？”

祝公远听说，昂头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没有。”

祝英台笑道：“你瞧，这样放在眼面前的书，都会忘记，当然女儿要去杭州攻读，算是梦话了。女儿这话，也是圣经贤传上找来的呀。就出在《论语·泰伯》章。曾说，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，予有乱臣十人。孔子曰，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为盛。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（译成白话说，舜皇帝有五个能干的臣子，天下就强盛了。武王曾说，我有治理国事的能手十人之多。孔子也很赞叹，说是国家大才，那本是难得的，唐虞的能手也只有五人，周朝盛况空前，共有十个人。不过里面却有一个女子，所以只有九人

了。)爹爹,这不是女儿自造的呀。至于那个女子,是武王的母亲,她嫁的丈夫叫文王,所以就恭维叫文母。她真正的名字叫太姒,这似乎没有错吧?”

祝公远倒没有想到她有这么一着棋,便说:“不错,是有的。但这与后人读书有什么相干呢?”

祝英台将头一偏道:“怎么不相干,关联还十分紧密呀!大凡一个女子,自小就不把自己等闲看待,和男子一样读书用功。于是男子可以作的,女子当然可以作。男子们可造就为治国有用之才,女子们也可以造就为治国有用之才。所以女子才不才,还看自己觉得如何而定。就说太姒吧,若不是觉得为将来治国有用之才,凡事不肯用心去学,也不过平常一个妇人罢了。当然,人有贤不贤的分别,读书造就也不能完全一样。但是人只要肯念书,总比不读书的要强上好几倍吧。女儿现埋藏在家里,是祝家一位躺在绣楼上的小姐,再过几年,这绣楼上小姐就不能这样叫了。所以这个日子有这一点儿自悟,应当前往杭州加紧念书,他年读书回家,至少比现在好几倍,也好作一点事出来人家看看。”祝英台一说,道理很多,简直没有完。滕氏坐在身边,没法儿拦阻,好容易,这时有了空隙。

便道:“孩子,你说的都有理,可是周先生不收女生,也没法可想呀。”

祝英台道:“女儿不是说了,可以改男装前去吗?”

祝公远听着英台的话,胡桩气得根根笔直。这时,见英台依然站着没动,似乎还在等父亲的吩咐,便道:“英台,你要到尼山去攻读,这志气是可嘉的。虽说改装前去,可是这不是三五天的事呀!日子久了,谁能说一点儿不出毛病。再